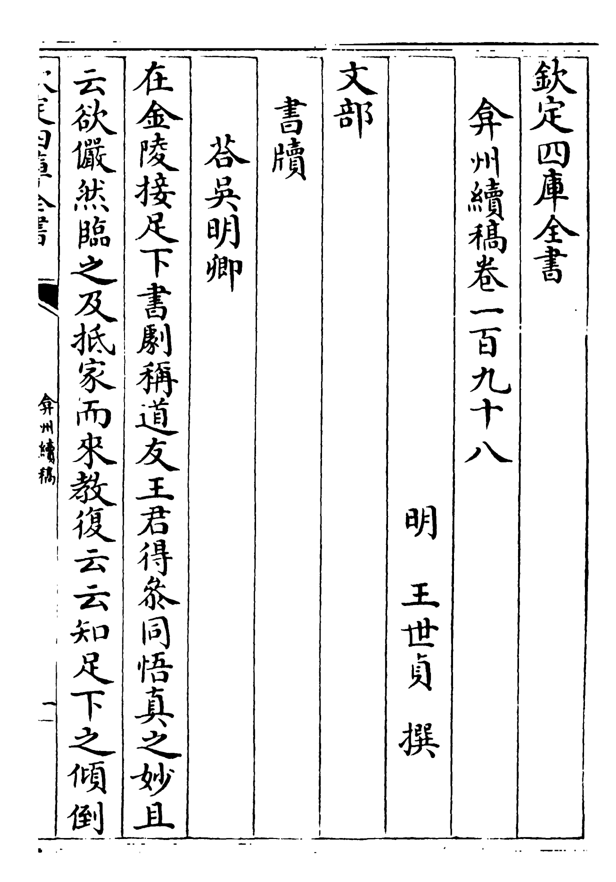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荅吳明卿

在金陵接足下書劇稱道友王君得叅同悟真之妙且云欲儼然臨之及抵家而來教復云云知足下之傾倒

於王至矣弟素不解度世家言自奉曇陽仙師法誨始謂天地大矣神仙於其中亦一事之小涉奇者要當有之於是頗亦好焉而十年以來所接見卓然稱名家者亡慮數十若小道傍門邪徼徼有所證而無益於大道然其道逾大則愈無實其説逾玄則愈無效其貶剝愈精則其受擿者愈幻眇而不可詰蘇長公猪龍肉之辨政謂此也邇年道人灾朱青霞死葉仙死任少海死皆了無奇獨閻希言死而無疾且不腐雲仙中尉雖未死

兩目盲矣去死何幾且仙師以弟與元馭世緣尚未斷
故不示以大道恐生泄慢弟至來春決懇乞骸骨歸歸
則王君當過我與噱語而別亦未敢便仲外護之諾也
弟以六月二日滿四日出金陵十二日抵淮而有新命
即移銓部以先大司馬及先太夫人之誥命請而脫身
歸矣所以不亟乞骸骨而至來春者以上恩重不擬遽
負之殘歲或亦有所為故也適者九卿兩疏皆弟具草
雖俱留中而後一疏上似小有所悟令附去欲足下知

我之不徒出也王行父集得足下一序便足不朽復何俟狗尾之續乎且其文穠厚深至感恩知己俱有之僕或不能然也刻手閒已有之若善書者即為作數行從章仲玉覔之初歸感暑河魚之疾頗劇不復能手具草不一

又

麻城之价往有一書及薄物附報計當已徹記室不揣兹有懇亡弟太常敬美之歿忽踰期矣弟梓其詩甫畢

工而從子駰騄輩繼梓其文合之得六十餘卷念此子甫成進士而遘先君子之大故於幽憂荼苦之餘強自力為詩嘗以薦之于鱗于鱗大賞異之稱為小美自是始自變益工諸體而傍及古文序記志傳之類垂三十而大就辱足下及徐子與汪伯玉咸見收為友其後宦日益通遊道日益廣與不佞忝有二王之目敬美業復工行楷其乞文而以書偕請者戸屨恒滿不似乃兄之訣墓而已也所心儀雖于鱗然與之同調而異裁若用

事寫致似小勝之葢七言近體為最矣古文辭尤長於記記尤長於遊誄贊則彬彬焉臨歿治命以風素氣誼託元馭相國名其藏伯玉碑其壠趙汝師司成别為之傳而集叙則奉懇足下以足下方握千古文柄能使一言之華衮殆無足下若也唯弟深以為然故使駰騄等潔先篚之遺幣而具集與弟所草狀以請唯惠然而授之叙死者不朽死者之子孫亦不朽弟抵家忽忽踰一月為𨞨審事迫擬仲秋之抄履任承欲南走金陵相訪

木落之候江山盡出即苦旱饑有薄俸可博長干酤不
從兒輩乞殘瀝也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吟嘯適意
以竟天年相與共勉之不一

又

凡三得老兄書皆為王君而最後其人來矣其所談是
張紫陽薛道賢之遺緒而於陳上陽之説頗熟是弟初
入靖所聞者不知其幾矣蓋其理實有其事亦實有而
行之甚難故多變其辭而有借紫陽之説更駁紫陽者

以為身中自有龍虎自有鉛汞黃庭所稱真人在己莫問隣是已然弟以為此就先天之未琢者而言若先天既琢不能不取之西隣弟此法不得真師口訣親指畢竟亦影響而已蓋行之敗名次敗家最後敗身吾輩既忝衿裾無故聚羣少女而與道人塵聚必敗名聚羣少女必豐其食用築大廈居之環以高垣閉以重門費且不貲必敗家築基不固臨敵不審即紫陽亦知其危矣行之而不得流而為三峰採戰必敗身是故先師所以

致懇於黄白男女之戒也此君面少神氣似無所得骨相甚凡似無所成而以大言葢頭小有不合則悻然作色不謙虛不沈静似無可受鍛鍊處兄但少讀丹書少接方士故輕為所動耳弟則不能也拙詩奉酹具别紙不一

又

弟以八月廿六日至金陵卒卒酬應兼有讞囚發疏及作都下書甫一月擬小息肩而南牀之白簡下矣其意

以弟違例考滿銓部違例見許俱屬欺罔不知弟之始移洛乃以侍郎係遷官之俸非調官之俸且以薦起非由調除為間而吏部回咨則直引例內有偶遭詿誤無玷公評者不據此例為荅且謬加飾許而弟始成行俱未嘗有毫髮欺罔也計茲時部已覆寢但弟不得不一辯明因而乞骸骨耳物忌太盛亦戒多取弟半歲間一子登第一子廕錄身忝八坐贈及尊慈取亦多矣盛亦過矣知止知足我猶龍公之訓前者欲遂堅卧又恐非

人臣之節故勉強來此擬獻歲即請告然已晚矣計唯有一歸而已吳劉二子入來得兄數行則從子所遣求亡弟文集序人尚未達蓋中途為盜所憎重遺之故遲耳王生所學陳上陽之長語於事實有而於勢極難慎之慎之吳子欲求二婦墓表本非體念其意故應之此子狀甚古第鉤棘牽纏太甚于鱗之所以不甚快人意者也左馬先秦有是乎哉餘不一

又

猶子之奴相歸得手敎及亡弟之集序已成誦之不覺悲感叢來潸涕至襟足下文章家董狐也亡弟之華衮重矣前一日而伯玉之墓碑至次日足下文亦至乃信范張元白生死之交故不誣也奴相言足下膺甚腴神甚王方治第太守衙齋右可以無擊柝矣而數里之外湖莊爲盜窺喪其資斧僮僕乃聞盜公然搆訟此何說也弟奏三載績自奉上新例得部咨而後發橫罹猘口雖事例已大明然復何心請金陵米已決歸計矣故園未

蕪此身尚在何所不可獨不能從王羽人演石杏林陳上陽使倆兄言弟惡其簡傲不深探其精微則誤矣但望兄與之並駕翶翔雲路弟亦不能順風而拜稱天師也張子文光便附候此子文雖未成就却自汗血脈脈髆孔中出其抵掌談笑一一類足下雖優孟不過也一笑

答邢知吾

昨者從陸成叔便僅一通候起居并附所聞此不足溷高聽乃猶置之臆膝間耶撕口㗉㗉只以夷陵君一事

相累其他粧飾之辭所謂本無此事但圖對偶親切者何足道也寄來新詩宛宛有情致俊而且麗自足名家公所示北人難雅語而寡叶聲自詭差長大都已得之誠不願公為敖辟驕志之齊風也唯寓思稍加研深耳大小文尤更古雅冷語散辭出入東西京間採世說讀之令人心折僕所以差能亦幟一方者政為能舍吳裝耳公能不為北所束何所不佳胡元瑞詩藪亦見否其採可謂慱而持論可謂精尚不免有偏枯處公宜一覔

之亡弟已矣近爲梓其遺詩文將五十卷尚未成成則當寄覽也拙草行狀附去公能不斷一𠯋詠否僕比健飲噉精神差勝去年但思恬澹五尺地邈若胡秦上疏再乞骸不可得近與南楊太宰感時事之不佳累欷長歎者累日太宰合九卿極論之而僕具草太宰若得罪僕請附同日可以成歸不然未免䙖纖北上還當奉叩高齋一晤即掩關故里矣雖建業水亦不復飲也所諭覓山師張姓者用石多而天趣少又善索工直無錫吳

老之子郜佳公若遣一介來當為致之陸成叔故有才情而多口過又好作青樓記室是以饒蠅點終自飛鳥依人俞仲蔚有子死血脩絕矣可憐可憐適右手腕間一瘡不能手書亮之亮之

俞華麓

昨者草次以莆田尉從魯孫養志微惠於門下則辱門下拂拭之得免第下中矣乃復壓教幣遠存啟械讀之十年契濶宛然在目使人南望興懷僕老矣匹夫之節

不佞靦顔小草苟肎一遷自失家弟來形影相吊年逼桑榆意趣索莫八坐謬遷一息叨第自世法視之若可以補貼老境如白香山所云者要之真嚼蠟耳公盛年膴仕聲實並邑爲世名臣勉旃自愛豕欲得手筆以報得無汙衊乎知不以換羊恐不免覆醬瓿也一笑

荅鄒孚如

僕以九月四日發金陵十二日抵淮而有叨轉之命蓋皆賴太宰及諸曹賢之力得免於盛暑竭蹷道路襁襶

京輦且於報政恩澤不㢀亦云幸矣歸哭亡弟撫孤婺病姊在床僕夫告歲忽忽無復生趣大審期迫强之留省僅二十日而有審疏便匆匆作數語投郵中亦不自憶其為何也獨記得尚能問鄒爾瞻司勛未補之故蓋一日而得邸報司勲補矣至暮而兩蒼頭使至篚實盈庭啟函則為赤牘凡四牘各有致集韻四篇便是曹劉陶謝羣坐一堂出俊語相搏若所纂成詩文集燦然備矣草次不得卒業第覺其精光射人古法森森至於雲

夢志格新而調古語勁而意高是諸志之冠僕所不能也集名臨雲樓亦自鮮雅序辭不妨品隲若所以名樓之旨故當有記闕之茲不必也覽足下書執禮恭而所以寄托不佞甚至弟再讀之覺足下之心未甚虛而懸格於咸陽之市以待人之增損也僕鹵莽而謷者誠有之或一時之偶合或異時之過期誠不自覺其言之過也若小亦不足於筆則大有不足於心者足下於文可謂有大力矣將來當自名世僕亦何庸寘其所不足也

所欲删改詩文數字謹如教邇來時事漸異盆池盆沼驟起颷浪青天白日忽現魑魅僕嘗戒兒子以無競之心處不爭之地然只小小休糧法耳於世道無補也迫則捐身以明節緩則先幾以完志僕義尚在緩旦夕當力請骸骨以歸耳損餉過渥非清郎所宜恐孤來美故勉拜嘉以猷縞之義附馬秋深眠食自愛不悉

又

自僕中南臺白簡忽忽具一疏為辨所敢小自安者得

之貴部之咨許與明例之可據而已其生平大概往往在毀譽中墮人齒頰雖使僕自作中正亦不能定其品而不謂宰公於覆覈之外謬加奬飾而老丈復特疏申辨葢不特許其雕蟲之技而復滌其素絲之染至於出處之隙尤人所難知今不唯使區區抗顔於一時而尚可有辭於後世管敬仲有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執事僕之鮑叔也第鮑叔之才不能如敬仲而執事實高於僕數倍以此言之則執事之見知更難而僕故當

百其感矣雖然朱家一博徒耳為德不自名而乃使執事名之乎哉宰公為國憐才必不欲僕去以成其上臣之操故為刪削疏草之愚戇而又勒勿再上僕亦粗有血性者何至箝口結舌生吞金陵之米而又奴顔婢膝以日媚言路諸少年求苟容而已耶今天下苦旱災者十而八九腹心之脂膏則已盡矣國是未定伏莽實繁青天白日時出魍魎盆池盎沼亦起風波執事試論之僕尚可留乎跋胡疐尾所餘無幾計必有歸耳大澤歸而

有可以奉報者必不敢自棄也佳集布世之珍必當一效丹鉛且獻糠粃幸少緩之不知者將謂我為標榜不然則用以報恩也鄒爾瞻命久不下如何我朝有此事例否一歎

答郭太史美命

吳廣文來拜手教捧讀再周不覺霍然若洗已而汗下也公命世之英飛聲執苑者蓋有年矣既金馬射策白虎横經長揚之賦流布人間動為世則而乃過垂

飾獎若以僕為可與語者夫以北地之雄强信陽之秀
儁新都之宏博尚不足以當公中正之條而盟壇牛耳
乃見委於邾莒之賦不佞則何敢言三楚故多異材僕
牽絲之日即獲與吳明卿下上而識魏順甫李本寧又
既而識陳玉叔晚途乃識周元孚鄒孚如明卿成矣本
寧次之順甫玉叔又次之明卿順甫詩勝文本寧玉叔
文勝詩所謂晉楚齊秦匹也元孚以氣勝孚如以思勝
二子之於李陳其猶在季孟之間乎哉若行誼志節卓

犖奇偉則固超乘而上矣不謂未死之年復得一當公
詩草三編渢渢白雪之調大而未化時或有之文在西
京彷彿董賈經國手也要在無倦而已楚之先輩辭權
尚在臺閣長沙之廣通黃岡之偏至蒲圻博而寡要茶
陵健而少情自僕有識以來此權乃稍外移勉之今當
復歸臺閣矣適承公有家艱欲致生芻未有游鯉今以
張子文光便聊爾布忱承念尊大夫之與先大司馬埸
屋之雅不勝悲感如公有所委不敢不盡也張子有俊

才風度談讌全類明卿少年時渠語至公輙俯首稱服識故有真哉不腆二律不足以報繡段聊志相念而已餘惟節哀自抱以全大孝為懇

毛侍御

伏承遠使以大教恵存披示肺腑副以如天之貺且愧且感貞六月初以報政北上抵淮而叨冒新命艦首遂南得用其間歸哭亡弟撫病妻煢然孤㷀横目呻吟滿耳加以南畝告灾舍中兒刺促不已屬讞審事迫倉卒就

道竟無有瞬息舒眉處既之任未幾而南牀見㫖謂於報政事例有礙與銓部俱屬欺罔僕於報政先有咨於銓部實以前例有疑謂後任之俸非調官之俸而僕係起用之人非調補之人取銓部決之銓部回咨却以十四年題准見行事例偶遭詿誤無玷公評命僕亟行乃敢行耳彼此實不敢毫髮有所欺罔也特僕名行不立衰老無用且物忌多取半歲之中躐叨八坐一子忝第一子冐蔭其來憎口固所甘心計銓部已有覆疏詛不

容默且辯且乞歸凡老丈之所見賀者皆造物與羣情之所見忌者也已令人刈弁園草矣初謂老丈資望深重自宜留任內臺旦夕喬擢而暫借繡斧按行中州謂當軸者亟欲為彼地士民造福然老丈攬轡之後斥閹復召人情變遷為鬼為蜮如虺如蛇不可揣測迺知天所以默佑盛德不淺也吾州所恃者花耳復為虫所蛀若高低稻禾稿死之餘俱受風秕計其初穿覈之費十不酧一雖聖恩浩蕩且折且停而米貴轉甚明春之禍

恐不減昨歲老丈所云進則憂國退則憂家固有位者皆同之也若伏機隱禍恐又有甚於此者如何如何使旋聊此附謝尚不敢修筐篚之報統容嗣布不宣

荅張夢䕺

僕蝬伏草莽十五年所於世之賢豪長者一切沈簡昨偶失意作白門小草則自所親接外遠邇之詩章竿尺往往麇集至不能徧讀而所覯未有如門下之盛者門下自云十歲而楞嚴圓覺十五而道德南華二十而屈

為制科之業三十而復尋伊洛之宗則門下固三教聖人之上足也蜀地相如子雲不足擬矣何論近時用修然而折節見推以僕雕蟲之業許窺一斑者何也豈太山之穹窿而有資於培塿耶嵩岳游極閎麗之致與二室並雄矣岳忠武志竊窺門下之志節焉博而裁良史也釣臺集則尊公之隱德著矣述節編則公家之內則隆矣承念謹成三節五言樂府一雙梅七言歌一然不能有所裨於崇深也初秋當詣都門一領教先此附候

不一

答殷無美

前朱郎去有數行及後復致一紙計俱達記室矣齋武録人來得手教累數百言叙致所以不能見存之故且謂僕若有意督過之者非僕指也僕年已遲暮生平故人相隅數載豈不欲得片紙隻字以當千里之面然夔蜀勾吴道里險遠於鱗羽甚艱太守拮据棨牘計吏扶服期會及入曹之後酧酢尚未能徧何暇議此且執事

一作書必欲綢繆傾倒娓娓訾訾而更破郎官月俸如
今者事又何疑於寂寥也僕自丙戌臘盡遘老姑之變
明年四月荆婦猝中風五月瞻美感噎六月敬美亦如
之日憂懣萬狀七月得先司馬祭葬贈官詔九月有事
先壟雖心腑小紓而悲感交集十月阿瞻死十一月蒙
恩起佐留樞出候阿敬於奔牛即上疏力辭不允相知
者咸謂上恩深矣即不能為身出獨不能一為逝者出
有所効耶故勉與病弟割明歲之二月出抵郡而少女

之歸汝南者物故矣閏六月得弟訃五内俱裂病卧久之強出視事足下謂此光景與太原公何異耶彼尚有天下事可易心有老母可解顏而僕尚碌碌戀金陵太倉粟者何也白簡言之故當獨不當擿及考滿事欲破壞明例以表能觸銓府耳僕中心之愧已被拈出且前路已極餘日幾何於此而更不求去非人也倘過太原公與日峯考功一從臾之君子愛人以德幸毋為我留地獄種子承示與騏兒及二三君子為兄弟爾汝交甚

美事也兒近稍覺老成亦知事但本性旣疎僻其忽詳忽略或厚或薄尚未有定則兄幸時有以規之寄亡弟吊儀及與駰姪書即發去矣但駰病甚不知能作報啓否此亦區區一種歸思也見日峯石巖希致聲不一

丁元父

自公之被尺一徽也時方絶淮而南休沐故里忽忽公私之冗無繇一附問訊然至於私心未嘗頃刻而忘左右也邇者杜門待罪稍出即得青瑣之報不勝洗慰弟

所虞者公剛腸直氣既當言責欲抒所欲吐不復濡忍今天下大者君德聖躬而言之如水投石了無所濟唯士習民瘼此二端所不宜緩然民瘼顯而易見不難於言難於處耳士習幻而叵測要須洞究其肯綮深中其要害痛說一番縱不即行使此曹知所愧畏可耳老成之臣皆數十年所培養即成弘之際三老六卿孰匪黃髮而今動輙驅除之但為慓銳喜進之地吾不知其何意也目前立名易持大體難願公思之僕失足一出致

貽悔尤為故人玷業已再上疏矣苟不得請獻歲後即移疾矣唯公見憫與主爵者從臾而放之歸大惠也小兒想當得奉顏色餘不敢贅

荅常博士

邇者部役自京回拜手教滿紙僕之愛公重公實秉彛一念之好耳於髙明豈有所效而過勞鄭重致謝若以為公之有今日僕之力居多則豈僕之所敢任也嚮者公欲就南而僕謂公宜北豈以北為公榮葢聲問易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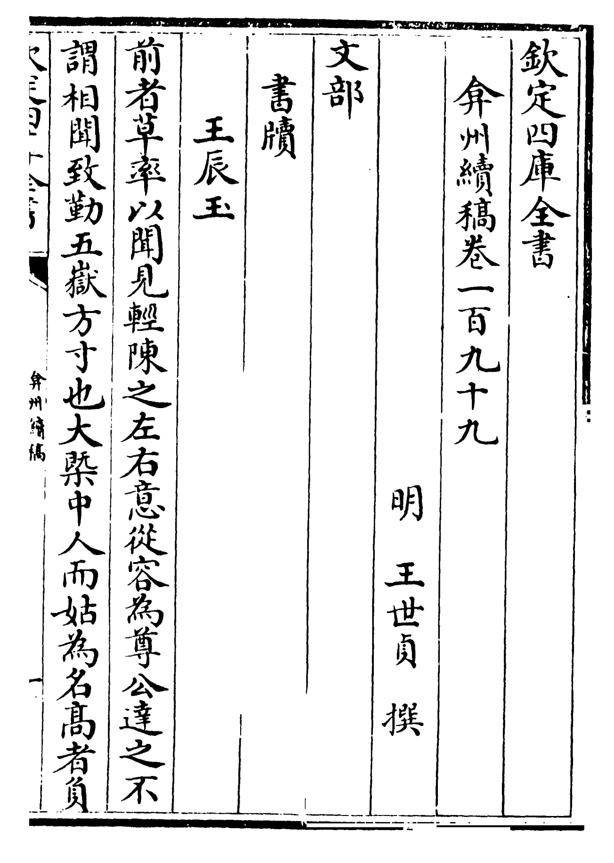
考選甚便誠欲公之大展其醖藉也公練達老成仁心為質一時國器目中無兩第於慷慨惻怛之際不免微露英發幸小韜晦之以防忌者僕考滿至淮而有南司冦之命得借便一抵家哭亡弟焚黄先人之壟於私計便矣欲遂堅卧不出但既入手而遂袖之似非人臣之節故欲於季秋孟冬間暫之官了大審事入春即上章乞骸骨矣治行之際極匆冗中乃得公去思碑亦一快心事也餘不一

荅龍君善

劉將軍至復得所惠手教及扇頭諸篇把翫不忍釋手永嘉故饒山水絃誦多暇不妨游屐以一觴一詠消之大足生活劉將軍沾沾得奉足下末席自詫生平希絶之遇永嘉東道主若陽德大參園林供張聲伎事事不乏所乏者百觚量耳足下但對之獨酌亦無妨僕荏苒忽及滿考意得至春明門與諸公酹酢忘其小草為巖棲如伯玉遷客如足下輩一小吐氣而行抵淮陰輙有

南司寇之報返棹南矣歸哭亡弟撫病妻按行弇中陂池皆䖝折舍家兒訟歲䋈不已都不知有生人之樂且未免以官曹為逋藪數月間更決歸計也足下幸自寛六月暫息扶揺非遠加湌為故人慰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八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王辰玉

前者草率以聞見輕陳之左右意從容爲尊公達之不謂相聞致勤五嶽方寸也大槩中人而姑爲名高者負

知負德古今不乏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反而有禮禽獸奚難兄之懇惻宛轉代尊公别白即僕寡昧寧至有胸無心者為簧鼓所誘也嗣後尊公信秏亦絶豈易所謂浚恒之凶耶然以先君子大事不得不忍詟仰干惟兄朝夕從臾使僕得藉手以見地下足矣聖主英斷非凡僕陳情之疏亦不敢必上一聽賢喬梓進止祭塋之外希及贈謚區區人子無已之情豈以望隴遂及蜀也吾州韓大夫佳甚八十老人謂生平未嘗覩此賢守

尊公上爲宗社下爲桑梓當一展眉頭矣

又

前者小奴行以先君腐心事奉告尋又奉數行於浦進士所計已達矣昨得家弟留都信云尊公復有書托先事於舊撫公事雖無及而見爲之切真踰肺腑且可以卜按君之疏之濟矣僕闇胷於事機又不能識人縱筆信臆語語棘矜而足下推尊公之愛以親兄弟呼我以良醫目我令人惶汗無地仙師示現諸方之跡兄得之

必真即尊公處已覺兩相聞矣而僕則杳然蓋自甲申一偈以名動之根為戒頂門鍼膏肓藥即非木石草芥寧不動心攝魄者第僕數年來雖是棄于淫貪險鷙粗不至染而前誓頓乖後期轉邈再詮末語似在隔生以故兩歲之間憂心如醉又無可披豁者翻藉碌碌以支吾邑邑譬之呼酒解酲酲終作禍耳九月中所遘喻君其人姑勿論而遇師却真授方却的三日之間真氣一動徧身周流諸所謂交任脊入泥丸擘鐵鼓開天門

細至于手足指甲皆應期而達甚細甚詳一月之後氣若小微而時時腦中作補狀此君不自秘惜第受之者十不能三四應耳徐孟孺陳仲醇飄然方外周氏子似不及前然聖狂尚未可測也當發心時凡夫菩薩當退心時菩薩凡夫僕未敢便認退心跡得無似之乎兄且無慕二菩薩可也

又

自前一書附足下伸肺腑之感嗣後不能數瀆覽尊太

夫人及母夫人以下俱清勝尊公晉擢宫保兼領秘殿誠為高門盛事然此自一年前物耳唯聞後庭有熊羆之兆乃足慰心幸加慎愛足下比索居須覔二三佳友為會文思乃大發駿兒比屈紹興胡茂才與賢叔共筆硯胡奇士也毋乃太奇何更不如賢叔之自然精采耳僕半年來無小瘡痏脾胃漸健膚肉亦腴此氣之助也兒女病者皆有起色差慰目前第卦數行盡消息轉更杳然讀兄石堂鐘磬語尚有生趣至尊公畫虎之誚意

氣都盡矣奈何兄有密聞幸垂示毋若尊公之秘之必待激而後發也近頗聞相府之僕用事者極馴謹而依草附木不能無作怪賢叔祖處尤甚或云徽縱之徐君小似寂寂但與吳尚作梗耳幸密發之過庭萬勿輕露春和珍食自愛

又

得尊公與足下書俱極肺腑語致先君子事尊公之用情極矣贈官一節本不甚係輕重但使有祭葬先君子

可以慰地下僕可以稱人地上亦已足矣豈藉一階半級為榮哉但此阻似亦有因葢僕於隆慶初伏闕陳情獨髙新鄭與華亭公有隙修餘適於先君子而辛襄城為腹心据瑣垣當時亦曾露異議於同事者僕久已忘之今則豁然而悟矣蒲坂嗣新鄭之意而山陜河南又賡二相之意以故騰謗於家弟而致阻於我宗伯太宰不能堅持以有此然僕之有推除大是𤗉足必不能出而目下多一番擾擾兒輩無能資槖裝又無能受筆札

者尊公之知我反不如太宰之愛我也辱問喻君所傳初唯默知其處以静坐為主忽一得之則此氣周身流行殆徧在我則無意無必彼則至巧至信一月後却歸腦中修補惜有酒食酧應之累不免作輟耳喻傳後名大著頗聞好貨乃好色蓋其人不必佳而其術佳其師不必仙而師之師仙也聞兄家姙身者乃正配尤可喜將慎保惜在足下耳其詳具尊公書中茲不贅

又

昨有一書附舍人子上相公度所欲告兄者無以異耳故不復别贅昨周三哥人歸得手書語語皆肺腑大聲之警自謂必身當之故促老幹製一容身之具以俟期至凡十二日而山妻病大作又七日而氣絶矣頼湯藥之力復蘇今縱未便作異物牀褥間一朽株耳僕雖愚不及情亦不至作摶沙觀料理醫卜治身後三兒孥皆如洗蓬垢扶掖無緣與之謀事日瞶悶欲以少酒豁之了不知放杯處家弟近緣浮言不平偶觸煩致痰火於

喉咽間作祟却不似渠兄之頑健也人所大患為吾有身一婦一弟皆從身得到此不免作衆生相如何三兒窮達付之天公大者漸老小可念耳第不忍其憂惶仲以一病軀加瘁尚不知將來結局唯賴君相恩先人獲沾恩卹稍有辭於地下前所上疏不知得達宸聽否計尊公在事當不他也張司訓生還故里感悅不可名狀常君已息心除目矣而尊公意若猶許之者何也韓侯轉自佳十四失一此不足為累相府車門若畏壘餘頗

寂然徐郎疾亦未至劇闕　所坐目矇口喎耳而閭里之怨叢積遂不減宮允臺牒時下闕　惴惴有餘警焉不聞傷類懲轍者何也周三哥便似更得一兒堅吾少子一昔而逝却非疹也沈氏人便附此不悉

又

自得先君子贈官報及奴賔歸拜尊公手書及吾兄一札中間委曲用情無所不極而愚兄弟未死之念亦無所不滿適有兩信便然僅能為尊公作一書道區區之

感而不能盡却以地方水灾異常必須大加蠲貸尚恐
資生之策茫然小民至冬不免流移逃竄深知尊公與
元老憂國憂民之切必無俟於吾輩之喋喋者第長淮
以北中原山陜無不饑饉上之所倚唯在江南而内帑
益侈司農告匱必非其所樂聞者豈唯不樂聞將謂臺
臣借此以媚二老而二老借此以結鄉里之心必不能
無捍格以故迫欲各臺及道府紛然上疏以請辭危事
迫庶幾可以上迴天聽下挂計臣之口而尊公得以斡

旋於閭顧一時諸公之畏事甚於畏亂動輒以例為疑民且死矣亂且作矣尚何例之可言適徐薄便附此薄與尊公有世契當無俟鄙言也河魚疾甚手顫且眵惙惙中不次

又

近者兩承手教具切念存之切尊公道體清勝兄德學益奇進新舉英物成長深慰遐思僕三月來脾氣充健神觀漸足第日為病弟刺促此心無頃刻安近得醫藥

力始示起色老荆沈淪牀蓐謦之長繄者袁氏女則旦
夕人耳騏兒春時猶有筆研興今則索然日尋土木驌
爲巫禱所苦駿爲貼屋所困加以歲荒兩地徵輸食指
繁衆不知作何結局小疏可得請否出處之計至今猶
在䚡藩唯視病弟痊否而已三年前蒙先師訓勵似在
隔生此念未盡死妄期消息而尚杳然尊公上所寄心
膂也豈得自遂其潔唯有放眉頭展肚皮慨然擔當一
番不可而後止魑魅魍魎既多豈能以符力驅攝唯示

青天白日使之自消耳草草附此詳具尊公書中不一

又

得手教累紙具切肝腑之愛尊公所以見誨者尤更藥石敬當比於韋弦僕十年前在千迷道中名姓墮猪嵴闒幾被嚼碎然比衆却不甚慚惶故依稀為工真所許今賴尊公夾持月旦稍升物論見趣而尤悔實多矣病弟雖見半減而食飲尚小妨痰涎時壅濁氣上升每一念之心如蜩礫病妻不敢稱半人延歲月而已兄既謂

此人可出出又可久毋乃非情耶今歲荒甚而大兒急於與工小者貼之倶竭仲兒故貧而淹没更甚所授三兒書畫之類入人質庫今亦盡矣公私逋負茫茫無一長策一冬至春陰雨連綿人情悩悩念且無歲唯是歲朝穀日上元風氣美淑差可保耳表了凡條議雖有可行與不可行者僕力勸兵公請之兩臺或題請或洛部事不宜緩毋為人任怨不知其意云何想當不大異也今秋兒必大捷堅吾與縣姪分數故多駿兒却少然不

至如驌之杳然也二陸亦可望弟當有出於意外者山東諸生楊烈者異人也此人他日得第必為國珍令則未可中耳尊公所欲用人甚當兄須為從臾之匆匆不暇甘寢懷抱惡劇先師恬澹待之亦似可過王尉臺便附此不悉

又

僕以十三日離家三月朔抵任病弟病妻割念而別塵勞滿體世情滿眼雖未敢於恬澹之念有所變遷而迴

想初盟則地獄刀劍森森矣此官幸不作坑塹但不免

伴食之誚如何如何其諸事體備尊公書中茲不贅兩

兒在宜興試小者筆勝而首篇大穿鑿二兒此番頗勝

數次俱可望科舉堅吾縣姪則皆一二名中人也表氏

小女竟成異物荼苦已不可言而新得子又殤造物之

無情如此道情世法兩地茫茫如何如何今歲兄必首

掇縣之附驥仍似舍弟之與尊公却倒轉南北耳前見

尊公信云欲用徐貞明何以不見除目外議尚以艾闕

之不補爲觖然清燕之暇幸一達之冗之不起鄧闕極不一

又

昨有任後題知疏去草數行奉候計已達矣官中頗無事但五城日報餓莩及繿溺者聞吾鄉更甚麥秋雖似可望而陰晦不恒人情尚洶洶吾鄉棨到賢叔堅吾與從子驂俱領批而兩兒失利駭此沓文意逞而氣不暢語疵而理不切雖微有風氣得不勝失宜其爾也驌比

之兩次差通而遘此厄要是詹君用意崇雅黜浮耳駿方杜門思愆有孟明焚舟念然急切豈能便改手況工夫全乏縱得觀場亦無益也驌直要入監橐中無一錢而謀此不切事可怪可笑要之二子俱不宜出試且用三年功力或尚可希覬病弟殊未見收功春事可無他却甚憂其八九月僕既入樊籠求脫不可業老矣造物所以優我者不過一南省卿所以抑我者不過一白簡即極不過一大夢皆非所縈懷唯作此行遲恐日漸一

日無面見我師眞耳太夫人萬福佳兒長成闔宅平善
兄復藻思猋猋所以慰尊公而縱之一意國是者足矣
童生案尤有可笑者闕
若縣與堅吾尾兄之驥尚不失通家一段緣也餘
不次
又
邇不數聞問知方與諸友相切劘風氣日適上一戰而
覇此其時也僕在此與影相對開卷弄筆亦不知有離

索之苦譬之一比丘移別寺住持耳祇是偶值試歲五

日輙往太學拜上舍更少時諸茂才益坌集矣徵文之

役殆甚里居心甚厭之而不能拒然此二端皆自作之

孽實無可怨尤也兒輩喜事時刺促欲僕有所陳說不

知日覿邸報事事強人意若掇拾舊談以了事過為可

駭以釣名皆非吾分也目下暘雨小時米價亦稍落聞

長淮以北禾麥皆收兒曹皆亦身丐兒耳僕毫髮不以

累之月俸尚堪度日故不敢遽言歸過秋入冬便力求

尊公放還故山與病弟相守人言我為貧而仕當無不笑者要之脫此窠臼不得也驌兒稍就格而才氣索然駿猶時雜莊列語縱得與觀場必無可望駰騄輩倘一獲僞即病弟延年藥也兄俯作胄子不足為賀弟便於入場免弄此間司成口舌亦佳耳九卿賀啟出僕手丈俳俗不足言或於尊公心事小見一分兄試覲之李吉士於前月十七物故矣行時見其病小愈神亦清朗聞好色如故此是其命短處周三兄已有圖書之役劇可

喜中石事必濟但須待六省人完此間桂玉極艱相累不淺如何如何

又

得兄書具悉三老之云云蓋過疑羣不逞之姤口而誤出添足之下計僕故不以為然然有所聞而不告似非骨肉之誼今兄之卷一出則三老嘖嘖歎賞而姤者亦自心服覺得尊公微傷動氣耳堅吾書述賢叔祖身後事極詳鄉失善類族失師表真足酸鼻人但知其遺帑

之厚而不知其薄若此南畝既不多新舉之兒似太少未諗其故弟恐昆石尚不能無血氣之累下人生事或有之兄家幹僕又逝良為可虞令姊丈又在都下僕以為勸令尊公以一札托堅吾令暫鈐束之何如僕邇來亡弟之外骨肉漸盡知已零落以故迫欲乞歸誠知歸之無益於亡者歸之不能即死與歸之但深其痛且與杜門息罨或覬聆師真之謦欬於萬一不意不獲請而博一溫旨又博兄之力挽過飾使我作一虛套子如

何孔廟疏誠知其不見行要世間人留此議論耳見李
掌科一疏似為禮折衷又似為僕解淡一笑騏兒感尊
公與兒情誼刻骨弟能法兄為文不至落節法兄為人
不至落䰟足矣家門衰悴之餘誠恐折乃公福不敢有
過望也周元孚已到此雖意氣如故而漸爾老練可喜
頗與倪郎中憂及船政之不能久得渠一揭甚明録以
呈尊公唯燕間致之張仲立生子大可喜辛為道意騆
騄兩孤適在此商略作行狀畢日專求尊公及兄如椽

之筆也不宜

又

前月廿八日得尊公手教具悉獨不及僕考滿及陞遷事而麒兒一信云與太宰議代陸司寇又於考滿無阻及後徵之了不異蓋尊公議定而不泄恩施而不居大臣之道固如是也聞舊規既領新命身不必入京但以南銓部咨往即得題請復職而恩典亦隨可得且獲以其間歸哭亡弟撫病妻焚黄先人之壠又免酷暑驅馳

之勞襬襶伏謁之累秋毫皆尊公賜也比歸欲遂堅卧但叨竊已過甫入手而即袖之似非臣節且揆神理不免九月間馳入留都了大钀事斸歲即决歸計此時郄懇兄爲尊公從臾之勿作前逗遛也故鄉之旱極矣禾苗之不及種者十八種而萎枯者又十八其存者固無幾也目前可恃者麥而㕽至秋冬之際靡論賦税何所衣食明春单赤之苦恐不下戊子而中産以上其苦又非特戊子而已大司農方下書勒停有司奉俾完舊逋

是何枘鑿之一至此耶尊公與元老又當作一番極難事今萬姓之命待蘇於二相而二相皆吳人上恐未必信左右恐不能不相沮大司農恐不能便擔當中夜為尊公思之計無所出適覩邸報有乞假調理之章非以漸作歸計耶上之所以待尊公至矣尊公之所以報上者猶未可言盡也一不宜去亂有徵矣宰相之難未有甚於此時者二不宜去僕非不欲尊公出熱海而超然於清涼之境誼與勢俱不可也小兒欲求一差歸視其

母不審應否堅吾復有母之喪且妨試事室如懸罄而又遘此凶歲醫藥喪葬之費復不訾可歎可憫兄之曾氏姑得奇疾而卒太夫人聞之何以聊日唯秘而勿宣可也因念高門自賢叔父母變後徐氏姑之夫繼之賢叔祖繼之令姑姊又繼之歸然者唯太夫人及令尊公與兄及兩兒耳豈鄧林之一枝獨茂而餘皆枯萎耶僕兄弟姊妹亦適盡孑然一身缺陷世界無足言者衰髙陽貧甚不能具饘粥意欲得北遷僕謂此官非貧於南

而饒於北也周中石亦將有北行蓋窮而無所之耳朱五舍大病初起欲與僕偕北幸不成行須秋涼可也薄物將候不一

又

前自遘戱之後屢有書上尊公時方在搶攘又計所以欲告兄者已悉之矣故不復贅乃兄貽我一札不唯五嶽方寸白虹繚繞而中間描寫小人情狀洞究事體機關詳且覈矣彼御史者自去歲以來頗露悃愊示殷勤

每讀一詩片札未嘗不對人津津嗟賞也近因臺規之疏觸忤其二長恐銓部見斥急欲摭其隙以塞之而會有力言僕之不當考滿者與曾見臺之不曾考者故鈗然而登白簡更以無玷公評一語遂肆及我之行檢當時辯頗出一時激發故令騏兒請正於尊公去其甚者足矣何至使太宰刪削至盡也此人已出按部聞欲移疾外論羣然不平僕對人唯言會典不載致有紛呶渠本非有他也世路險巇物情變幻若此而尚可夷猶其

間飢皾闒颯苟竊升斗之禄耶不歸何待僕履任不三月而閉門待罪幾三之二法曹多有條疏以故强出視事而一面乞休得兄與尊公郎言謀之元相不下部覆得批休致萬幸也不然於來春二月必請告矣家間信來駰姪瘧愈之後胸腹間或結一塊痛不可言晝夜不能就枕日啖米飲僅甌許肉消至骨大熱不止醫藥未效念先弟見棄諸羣從中唯此兒最賢孝而忽狼損至此使人何以苟活書及涕淚涔涔前見有史館冠帶之

疏周三兄必當預其列朱郎武第亦足助尊公解頥不知何時可得選也太夫人比康勝尊堂闔宅安善為慰不一

又

兄每一書來字字肝腑若深知僕之當去而又不忍其去者宛然天真流溢令人感歎無已今江左與中原不得志之徒多結好名負氣者以伸其所欲又各自為黨掊擊不止使國體蕩盡陳君之見攻想是於史李之際

微有偏主耳然御史臺風紀之地吏科言路之長為人
跆藉不直一文可歎可歎黄御史之外遷與我何毫髮
與而其黨舉以為言蓋借我以鈐吏部也如此世界如
此光景尚可一日戀此腐鼠耶昨驌兒書付之騏兒亦
曾送兄看否賴此逋者得獲送官閭井不根之談自息
然所謂江左不得志之徒未嘗一日而忘異日地也僕
之在此日如坐鑪炭工若不獲去只得覔雒廷評行逕
耳與尊公從臾千萬放之歸便是一楊枝露灑也騆姪

得遺腹男庶幾為善之報想兄知之必為稱快賤體日來漸覺衰弱只好收拾殘身以了餘日檢攝餘念以期隅生餘無可言者手瘡甚不能作書奈何

又

前有便信之都皆匆促而計所以告兄者盡尊公書中故不復措意乃屢承手札拳拳皆肺腑語令人感愧無地區區衰病已入膏肓頑兒致一服當歸而國手益之以王不留行刀圭入口九竅皆快聞報次日即發歸即

卧舟中風氣清淑花竹魚鳥爭來相媚暇則呼兒子輩侍七箸賢叔堅吾二三知已相與較陰晴談風月時進酒籌欣然忘其數也承尊公見誨杜門却軌自是請告故事將來唯筆研債未能盡除蓋比歲水旱三兒之蓄如掃所有書畫酒鎗首裝之類悉入典庫國賦茫然未知所處騏驌私負約各近千食指衆多往往枵腹僕不能復責其供養揆槀得少餘俸可以支持至冬若不藉此小潤筆明年立槁矣駿筆嚮苦鬱塞支離近覺充暢

且課與其兄驌及兩猶子會習時業誠知得隴望蜀神理所忌然於世法中不容已也五日前曾夢鄉閭故居水大漲溢溪池皆瀰順流而歸甚暢私謂騏或可得都水見尊公教欲為之計一差歸省似亦近也每過亡弟所見駰棺老淚横流退撫遺息長大端正有氣骨差為之解駰之死遠邇大小人人痛惜其志行兄所素悉幸為草一傳不至泯泯同草木亡弟誌銘亦望過庭之暇一慫慂尊公百世之感也錢孫二進士居鄉為鄉人所

稱重錢尤淳篤可愛近時澆風為之一洗計兄已知之
賢叔祖堅吾自是明達君子不負留後昆石患疽恙頗
重發不當背可治也道印之徒少而老成且各與半給
俾奉香火若何可違尊公裁之不宣

又

朱壻歸得兄手教具悉顛以尊公所苦為憂尋得六月
初九日信則前苦已盡平而兄復有弄璋之喜此德門
大慶事也主上英明能信愛尊公若此豈得便遂雅尚

不若且不挂口亦不置之念今視朝聽講已成虛文唯得小節豪飲大減威刑使肘腋之地稍安意外之禍不作則尊公歸亦得不歸亦得候氣之效已為尊公詳言之矣使倆只如此無大益也承欲為兩兒謀令就北試非骨肉深愛何以有此驌兒不能齋一月糧與其母不能作三月别駿兒之槖索然豈暇辦賢關行徑耶曾考兩次覺驌頗有神色騄與陸仲鳴雖不奇進終利場屋駿則尚須鑪錘也申相公為先君子神道碑纖悉不

遺而文特精雅有大力必傳之作也亡弟更得尊公一誌銘區區亦可以死矣千萬留神從史堅吾日苦刺促文思幾至茅塞故鄉暘雨稍調秋事可必如去歲獨東海之傍大熟租入亦倍有以為有天又有以為無天者見鬱輪袍聲調古雅開拓得元人三昧云更有別作不知可寄示否達觀蓮池俱法門龍象達觀更脫灑然結習未盡除不敢便謂悟境也毒熱兀兀裸袒偃卧益感尊公見就之深不一

又

前使者去方在病中僅以一書附尊公於兄處不能復作此病幾遂成不起之證幸覺之早而盛後和來診脉知其無他用藥粗有次第今啜粥甚調暢惟元氣弱耳自此戒杯勺踈筆研將來尚可作一木石鹿豕也尊公所請不允當更焦鬱聖上以元老之禮禮之以腹心之寄寄之今邊事孔棘舉朝劻擄兄度此理勢可得請乎縱得請於臣子之心安乎僕之急尊公歸殆不減尊公

誠知其未可也故鄉歲事甚佳親故無恙賢姑賢叔俱安靜堅吾頗加整攝亦俱收斂惟吳僉憲喻利而歛合州之怨陸行人負氣而逞匹夫之勇陸以能治吳為義舉少年附之日鬨不已識者快吳而甚陸二子皆有官不作而樹牙吻之戈戟可惜可惜僕垂死之人而及閒事弟發兄一笑耳餘不盡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二百 二百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弇州續稿卷二百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屠長卿

始家弟歸自都下津津道所新知盡豪賢文士也而獨稱屠長卿者尤瑰奇不倫既沈嘉則一言之而此間有曹生亦於行

卷一再見長卿詩而言之僕自念且老矣幸尚得當生安能縮地成傾蓋之故而亡何使者至矣啟椷讀之累數千言舌為爆而不忍乙且畏其盡也雕龍繪辭碧雞宏辨鞭霆掣雷撒金揃石一掃千里前無留行即使莊生談天李子論人尤且捧盟盤而讓牛耳況其他哉足下雖雅言二李先生而其許不佞獨至念不佞獨切甚謂不佞辭有于鱗有獻吉有往哲而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所以極玄斯言也豈不佞所敢當然不敢以不佞故而掩足下之鑒也文章大觀奇正離合

瑰麗爾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此數言者執事所獨造精理之言也平生辛苦蟲魚自況出奇間道終屬偏師子雲十六字獄案也然其為太玄法言則然諸賦及諫單于入朝疏不盡爾也于鱗居恒謂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擬議以成其變化為文章之極則余則以日新之與變化皆所以融其富有擬議者也間欲與于鱗及之至吻瑟縮而止不意得絕響於足下也至足下稍有疑於僕夫足下豈惟僕疑也將僕子箴也夫僕之

病在好盡意而工引事盡意而工事則不能無入出於格以故詩有墮元白或晩季近代者文有墮六朝或唐宋者僕亦自曉之偶不能割愛因而灾木行當有所删削也嘉則雄於文與張大司馬之宏博稍加以深沈不懈繩剪其傳後何疑沈馮二君非足下精言之即僕知之亦豪舉耳沈君歸尤大氣色太史異世尚思為之執鞭況乃今日哉佳集詩語秀逸有天造之致的然大歴以前人文尤瑰奇横逸諸子兩都而持論破欵勝之第

足下之年與結撰日升川至今以姓氏稱集似小未宜也或寓別號或齋名稱稿何如扇頭一詩不足當旗皷第區區莫助之愛倘不以人廢也方困客數就草數起而使促報甚迫不一

又

公五言絶復佳甚僕似小優於七言然亦不免為事縛耳嘉則至復得手教及扇頭詩再讀之覺芳蘭襲人中有與太白少伯抗衡者第二子恐不能作多多許多亦

不能無出入也大抵在情事間不縛不離乃為佛法上乘要與公共勉之嘉則談公不絕口僕生平愧文人無用一言今日賴公吐氣曹子念鬚髯如戟亦解作情語奮然携所作請正想亦當針水契也

又

鄉者語足下謂具一啟當為上之師真也居三日而有鯉魚之札至其緘口密而貌甚整以為果上之師真也則馳一介投元馭宗伯發而知其誤迺師真莞然解頤

顧謂元馭姑志之此子才識志行非肉食者伍也弟福業尚未竟應須於苦海中了之又再三致聲但堅持啟中語時至當有為若師者不必我也蓋元馭之報札云爾又三日而始得足下書具悉僕於班生品中下錯也試令足下跡僕以為粗能讀書曉古文辭而已不以為世所恒言名利酒色人也幾希即令僕之左右前後親信者不以為名利酒色人鮮也即令自跡而能令必自信以非名利酒色人亦未敢也一旦誤見許於上真即

慉然而應之其屏黜一切嗜好若承蜩而不為難然後知芻之於是四者淺也足下之節堅矣其好善惡惡至矣是四者當不足以累足下竊亦以跡窺足下所不釋然者名耳夫名豈惟不釋然且好之夫豈惟好之且好之甚即僕所自驗其後來而最後去者亦此物耳名者毀之孽也毀至而名敗猶之乎可也名成而小不稱則造物所忌也夫豈惟忌之且悔而戲之滔滔者皆是也獨吾吳中剔耳足下過自摧抑謂蘭臺石室名籍素定

而不敢覬子不仙固不敢覬蘭臺石室之有名籍子不登蘭臺石室又安知名籍之不有子耶丈夫患無志耳木可使穿石石可使作鏡而况一身中事耶勉之勉之師真之旨僕當與足下共勉之勉之

又

得手教具感護法至意别紙數字想李使君報札也此君敏爽固應作針水契弟坐客何人得非吾邦大吏乎所謂闌提見不足與校也兄不旬日已成仙師傅詳麗

出劉中壘上郭光禄陶都水未足擬苐僕居一再侍仙師意似不欲太漏光彩又亟戒僕寡言而篇中過情之談往往濫及僕僕不敢辭世法謗恐得罪上真耳記嚮者師與兄書謂大道知之不言言之不文兄不能忘言且又文矣其姑秘之以為篋中之寶若中間小有傳聞異辭輙另列上從容質元馭先生可也由拳集讀之真如太阿出匣霜風颯然又似鶻社湖頭覩明月珠目眩睛遫不佞焚筆研來無數日而㦖然有起色結習之不

易袪若此序中徐長孺不滿六尺能作才語多多許亦
可念也雅貺拜領遂附不腆之敬惟恐簡瀆為荷

又

得手教滿紙具見精進至意足下上有老親縱不能具
三釜共旦夕五斗足分差勝菽水一行棄官世法薄惡
誰為相念者且神君坐堂皇鳥雀晝下浮雲卷舒悠然
自得何異深山道士輕傜省荒贍貧理冤種種皆太上
功德何似作旁觀人僕雖具一片心無繇吐口足下但

守先師戒勿正勿忘勿助一切愛憎煩惱以外境待之毋預靈臺事五載當自有竒證也爾時或可了夙諾但恐濃鹽中更成壽者相不若于今易作衆生相耳僕向哀之景未盡而却非關果勇獨居殊自足快不知究竟何如足下云欲見訪若八騶傳呼不免學泄栁干木如以一蒼頭至者僕雖不及遠公安忍拒彭澤令不援虎溪故事也隅水禪堂成尤可憩昨徐彭二子為元馭挾過破例見之舍親王茂才索一札先容不知曾贄行卷

否先師傅更無可議幸其意亦然無妨紙貴也

又

每讀足下由拳集見與馮開之書輒娓娓不置私竊怪咤以為何物馮郎乃能傾倒足下尋得足下所致開之尺牘誦之令人口吻習習吐五色氣如夜行鄠杜間遇躡劍御風客亡論為仙為俠要不作人間人非足下當之旗亂轍靡矣僕中間所最愛者七月一書於放逸中出精理其他叙事殊藻雅有思不知他文定何如當亦

不落夾也此君材高信如足下言能𢡟然者與日不妨散僧入聖不然恐墮謝康樂道不得過白蓮池一步也又足下與君典書皆似為此君先容謁元馭直塘者而竟不至得非中流言謂元馭督過之深耶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大可歎也别紙縷縷縱微足下辨亦寧信此事弟僕既面壁不復耳世口又不獲口世耳如何如何抑開之牘中有云信子之心行子之事任子之命敢借以為獻沈嘉則豈亦有桓征西勢耶乃能籠罩足下

與開之若𣪘雛何也將無夙世緣耶此語莫使聞之

又

仙師龕以朔後二日子時發徐墓先七日與元馭禱於聖師自是劇晴然煖氣㶋㶋如暮春東南風怒甚意憂之舟發三里而雨抵北郭濃翳忽輕隙日四注雲物鮮駁中乃有一星煜然道俗效旌幢炷香前導約二里而遥夾舉觀者亡慮十萬人即稚子靡敢作驕笑態既入觀安置再畢復大雨明日偕諸弟子之元馭所叩師閣

禮上真與師像時閣前有香井故師所選鑿也維僕與家弟懋往者一沾賜馬則與諸弟子約人酹一杯甫徧而從行者更取飲則瓢中餘水忽大濁以視井井亦濁矣茲事不欲聞之人特以報足下亦欲為足下精進助耳前後啟二通俱拜祝於几而焚之最後莫廷韓致足下一紙云欲令渠作小楷丹石而就剞劂甚佳傳文精絶無可復措商榷內九日化事云頂作兩髻而後郤稱祀徐郎墓截右髻置之似小牴牾蓋是日以截右髻故

巾裹髮前横玉冠尋解見授去巾為左髻耳弟去前雙髻語可也足下或有公期來此一瓣香了未盡心僕雖痛謝客尚堪修廟祝裝以見

又

月來不見公竿牘一見之覺九咽中作甘露灑爽不可言僕雖已捐家累入觀夙興糲食僅能作一焚修人三庭洸洸未有覔鑰處先師示慰亦為倦馬顧秣加一鞭耳非遽有所印證也諭及使人愧汗公何時能一見過

元馭丈好種植不下蘇長公環流花竹滃鬱峭蒨此間外境殊可覬近從續高僧傳得鸞大師遺跡無他所攷據又得二三事輙倣傳體以一記蕞之垂脫稿矣元馭丈刻公傳將完却并上也公才太高誠於淡之一字加力應世世出世何所不可田叔九絶句甚佳嚮熟其人落落穆穆故此中物也

又

蝸廬抱影閴寂聲而避猶時時為鄉里項領及他方竿

尺所苦然至足下一書到輙灑然自快唯恐其讀之遽盡也游仙古選及送先師十絶句故是金臺宮中語令秦嬴雙成輩以鳳頭鵶管奏之金母必將欣然而思和也發足下書頃開之亦至儼然深山道士觀覺章臺風流淘洗頓盡云齋素來已三月果爾則輸三車菩薩一著矣兄與開之才正敵於大道入路小殊然各自有進處僕外狀可耳殊未得精進實如何如何來札當以示學士相欽歎也兩種香拜貺即於師前爇之宜真子始

以闕　黠鬼耳不意能慕至道去跡亦甚奇小兒頑愚何緣便任千令升從亦尚未見之

又

得教札飾奬令人愧死無地僕雖名為棄家而日見溷進香者琉璃光所謂聚蠅方寸皷㢧狂閙間苦親舊捜索必獲而後已誠知惡動非靜緣在學地不能不爾元馭每相談及輙為攅眉不知逺公何緣必須靖節也足下云車中枕上朝夕不忘提醒此心而名障慾根苦不

肯斷具諗別後體認之切政恐足下不自覺耳既覺之故不難克也妙明真心與妄心本無有二悟則為真迷則為幻知色即是空則知空即是色所以水沍為氷氷融為水若別求照心以破幻心則又誤也足下試一體察自朝至暮剎那之際何往而非聲色香味觸法感乎但聽其自來自去不於此而生住心可耳足下謂不當以六祖偈而廢秀法師此是實語不誑語秀法師但不合得衣鉢耳黄梅示學人何嘗一日廢拂拭正謂拂拭

不透無繇窺最上乘忍大師一片熱血少灌頂處不得不墮六祖殼耳且秀法師以識字失之六祖以不識字得之吾儕所坐病不可不猛省也晚來出足下書元馭讀之歎羨無已聊用附復不一不一

又

學士方苦河魚檢槖得宋人山水花鳥兩巨冊相與披閱甫竟而足下詩卷至盡讀之稱快不已一日而獲兩鉅麗觀學士遂忘如偃成一大笑此何必減陳琳頭風

檄也學士謂足下晨理十萬家訟賦發百函牘如劉南昌夜燃青藜油七斗如劉中壘何物白駒假足下春容篇什也上不虞真宰嫉下不虞丹元君訴乎僕謂不然春萌夏敷必須東君發舒一徧然後秋水涸天根見不爾於萬寶告成時能無更吐穎蕚也足下雕績滿眼中亭亭初日芙蓉雖極精思出之自然與時采風當入茁珠宮樂府何虞也言路君子本以學士作奇貨鶩之不售徒自下阿鼻種耳佛言無諍儒者不辨學士庶幾近

之如僕則黥劓人作過即論鬼薪何礙所畏外魔易閑內魔難刻耳足下有皇甫威明恨何必爾世寧不曉西州豪傑正謂度遼少替人也一笑嘉則昨在吳閶有數行相聞擲來高僧諸傳法藏碎金俱領訖不一不一

又

長孺來一再相過匡坐小語輒念叔度大雅思一傾倒而使者則以手教至矣承欲假行縢便輕刀見訪故是夙懷弟與學士商之謂彼此尚得齒頰中令君三日香

不無礙貴人鼻息姑自抑止如何僕於梵誦暇亦擬如野干學比丘坐弟有可笑者於難忍難割處頗得斤斧力而時時受後筆研於不切身應酹亦間爾枝蔓白黑二念能不令起而不關心游念不能不起移白蓮栽清水中未見吐田田葉當由根器腐耳四詩從葱嶺蓝宫來不妨風人之致獨過見飾獎非所敢任幸寛之俟興到或能少酹來美也所致有公即為達訖此公雖善名理而不復措意竿尺僅以一刺報謝惟兄能置維摩詰

之賞於言外乃可也吾二人曾有肺腑托之長孺想當悉之君典遂不出闗令人五咽皆作青精氣也

又

足下書至之三日而君典蒼頭亦至矣所叙致與足下報同此入雖秘書郎與奉朝請何異必不挨人眼鼻袛緣敬亭一片石為月旦所依故讒口易生一蹈金明池此曹脣吻立解矣張郎故雅好文慕古亦自過庭之際窺得之足下除目至未耶如至者何以趣舍人裝開之

常為念之開之又云足下易於感恩僕謂不至是所憂足下輕於推腹耳此君得丙夜促膝談使人都忘口戒遂成亹亹大抵阿蘭那人也人我相俱已輕但不宜諉菩薩行耳京口之變物情洶洶幸有李使君足仗李於此處頗作小陰德恐足下要聞之

又

扇頭五六言絶把翫不忍釋手青天無恙語近過蒙莊彭殤境三舍若磨銅作鏡彷彿祖師禪矣辰玉得之知

當豁情散哀也當辰玉紛紜時學士忽見謂君典家有人來乞法井而不得其手書云病勢甚可畏僕憂懣之極從楚俗筳篿詳其吉似猶善湯藥旬中杳絶後耗令得足下信當無復深慮聊作數行慰之且如來教略下一鍼或可於便郵致之否除目尚自杳然故當不闕足下五月初當為太公效不腆地下苟必欲露醜於石則章藻其人也餘不多及

又

旬日前有傳君典太史非常者僕絶不信之以為吳中人甚口當時用前病劇誤而足下已有信來云且勿藥故不宜遽至此居數日而辰玉自南都附一書亦云云方疑之尋而伯玉司馬書亦至矣此君短小精悍筋骨遒満親受先師指證以為即亡論後日月等松喬小自消息可以盡本壽而竟為二豎子所淩造物者果何意耶昔人推濟勝具無喻於許玄度者而尫至一帖遂成不起巖穴筐篚竟復何益交遊中俱言此君有長卿茂

陵之癖而廣綜吳興之藝日進北海之客得無傷於所恃耶追念先師所授書與戒弟子遺訓毛骨竦凛若以進道為疑僕寧負吾友不敢負先師與大道也伯玉以狀屬梅生而自任志銘又強僕以傳殆未知有足下耳足下幸任傳毋已僕敢效不腆於隧道一石可也邇來聞見可怪可憂可喜種種或鬼或神或魔或亡賴子作幻古宿有云老僧不見不聞無盡敢以此言進足下幸一切汰省之歸之恬澹方與元馭時相勉耳向倉卒具

草不足為先公地下重萬毋灾石也

又

僕百不獲已有此雲間之役所可自解者往返得接足下一談耳足下清嶶韶音與兩夕風月等快而虚衷澹泊胸中一片不朽業銷滅都盡歸與元馭言之歎服無已大抵吾曹不患不日益患不日損耳所餉都布單衣遂不下拘尸那城白氎欲作一詩紀之而奪他文債未就小間却汚佳扇别令阿段馳上也家弟計已飽張公

玉女色可返棹元馭為尊公戀美疢刺刺無舒眉時令人敞見之小兒試事粗能成文辰玉孟孺筆陡健想皆所欲聞者記春時有甪里趙生見過以古今文辭見示似可進者而苦數奇今復出手篆百韻古詩讀之不知於藍珠本色云何若俗調粗亦了了耳今附致足下異日或可作藥籠中一物也

又

前者吾兄使使相别即馳一介將不腆之書幣於吳閶

而仙艦已發矣旋以付使者知當不浮沈也舍靖以來吉凶之札不能出一城外而姓名猶籍翹材館以故長安故人雖至懿密如兄者亦不敢一通問得手誨娓娓如面所云名根洗削且盡欲根不易除此是體驗真至語僕何所置喙弟兄於欲素泊澹或是年力方壯觸境偶發不能自禁稍裁之當自弭戢耳名根卻恐未易除賈生曰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夫狥名之過烈士所不免乃知其中人深也無所觸則潛伏而不之見有所觸則

馳騖而不自覺吾儕日日受役名中意未之覺耳兄再從容體驗之如何僕昨春一病幾委頓幸而不死為子弟強小脯修差得復念百事可解而雕蟲之業政與名媾其累心重而耗精血不淺以故新正於大士前焚香誓斷之然宿諾尚擾擾未盡靜也留尹竿及乃是廟堂搜宿物見而憐之耳此念已於庚辰歲首煉過必不至復動乞骸疏上兄可為我一緩頰得早賜覆罷含菽飲水有餘榮矣區區此時此身如寒號鳥逼歲無一羽可

採放之自活不逾於在網羅耶春暖加飡自愛

又

僕自重九日辭曇靖移止鄉落環堵叢棘耳目無所覩聞而元馭先生與家弟言足下遘萋菲間得之何自何白簡不肯荅但云咄咄怪事而已夫豺狼之搏欲飽其嗜蠖虺之齧欲洩其毒此二者於彼無一言譬之猘犬騣風㰆之者傷犬亦垂斃東教以為偶然西竺表其夙障自可彼此無惡同歸解脫足下鉛槧之業千載垂就

如欲息而成之真宰所借日中未昃脱欲奉仙師之遺訓則足下自稱不能晦跡遊道太廣虚名累身造物所忌便是實際語今幸為足下鏟去之消揺寂莫一絲不掛栁州有云祝融回禄之相吾子味哉言也間與家弟語丈士一段蒙氣在頂上似尚未散即不能為足下投讒有鼻寧不有子美子瞻故事可以收桑榆之用耶僕亦似多此一見蹇使君云搢紳憐才惜宠頗有為解裝者審爾尚可亡慮桂玉太夫人含飴弄孫足慰目前傾

倒之期多在浴沂自愛不一

又

自足下東歸後雖嘗亟附訊問而不能有所致伯玉昆仲稱足下間過鉷中與諸賢揚扢風雅微相牴牾要當於口吻之際小桀之耳越客來多談兄不能作生活居間小潤輙與客共之乃者得手書所叙窘狀真令人鼻楚太夫人篤老豈可令與兄分苦昔人有炙鷄奉母而以麥飯食客者遇達士則為定交遘盜俠則至焚舍要

終不以客而易毋也足下雖不作於陵仲子溪刻自處弟客來不成炊清談而别炊則脫粟草具厨鮮宿肉當亦有相亮者三千里哭沈君典若必巨卿素車白馬故當不易即用孺子絮酒炙鷄例輕刀一葉何所藉三四十金也燕中交遊近始有明足下不及亂者弟縛口之捌舌猶猧猧化鳩之鷹眼尚耽耽天地雖廣知音者希大要置身法中放情物外千古之身誰能便就不使至泯泯足矣僕偶未死耳何足為足下道所云蓬門不啟

始覺耳目神明皆為我有萬念都灰冥心此道頗得證驗甚慰慰弟恐是暫時岐路啟門之後六賊縁入依然故吾未可便謂證驗也所諭阿敬在仕路作火宅蓮花否乃兄結胞蓮花中不能不吐火燄此何可保哉大兒近始移止鄉落謀借三餘次兒善病時亦瀟灑小者於鉛槧之末間值知己辱問及深感通家之篤辰玉十二日奉太夫人盡室北上矣徐孟孺有阿母之變圍圍苦塊中僕不能盡却筆研役然未曾受尺縷一斗粟以是

有愧而不進者實無可奉為不腆十金竊比於微生之醯佐太夫人一月甘毳不一

又

得足下書千言引我通介之間寬我出處之跡中間釋疑解嘲無所不極雖使僕自言之必無以過弟僕不敢大自標鮮為識者捧腹耳長篇之致要亦如之而亂語毋戀骨炳則如下三危之露醒此塵吻豈唯發矇適知足下之愛我終自與世人異也僕所以不能堅匹夫之

節者蓋有漸自入十尺靖以後謂苦海震觥中得遇導
師天下之樂舉無以易者初不因同志之大拜而生羨
亦不緣同氣之出宦而自孤祇為先師未有所指授間
從所聞得其一二影響行之輒不效而茹素久脾鬲衰
滑枯坐無聊形神削憊茅茨之廬暑不敵日寒不敵風
乃改就園居隨俗消息氣體稍稍復故而兒女之私與
遠邇酧酢來嬈之矣居恒忽忽當此寬大顯信之世而
先君子僅以故官就土人子死則已不死何以自安而

會臺使上書鄉衮垂憫覆盆之苦得達九重飾域邑祭遂同六卿容印金書正位司馬蓋謝疏在國門之外而僕之徵書復下矣一時諸公謂上恩不可久負朝命不可偃蹇故不能如甲申之堅辭黽勉一出冀小有所報効而遘此百六宇内衡生半轉溝壑才弱智淺冗散一官慙顔如甲已矣旦夕惟有歸耳長卿勝并丹一語足下至今尚遺憾憾嚮者小夫不能於眉睫上安足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僕固保曾氏之不殺人如證者何事久

遠明矣獨迺來洶洶尤不可解諺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信非虛也足下既自謂於大道獨遇明師抉真秘便當奉母杜門優遊理性間有著述期之不朽十年之後天上之雲軿與人間之蒲輪一時並集茲時固唯足下自擇耳然僕妄謂足下才太高志太銳氣太揚不唯戈戟世態亦恐枘鑿道機勉旃勉旃老子所云昏昏默默又云和其光同其塵願共勉之與繩司寇為國憐才誠如足下言每見相與扼腕足下僕嘗謂目中珠胸中金

石皆不可少者張太學人便附此不悉

又

屢得足下書及雄篇佳箑之貺不能一一作荅及歲杪始聞太夫人九十大慶欲草小序或長歌奉賀而忽忽為俗緣所奪因至今愍如調饑今幸有朱定國茂才便而尚未暇命筆敢布不腆之幣以當臺萊之祝幸賜存焉足下英敏絶世而於二門微尠深造故易為方袍黄冠長語所動若踏得實地一分則此曹自當於垣外遠

逌矣僕已再上疏乞休俟得請謹奉候於五湖烟水間也沈嘉則聞病甚雖起不能久待唯足下一濡煦之不失為長者亡弟竟遂不起足下能不惜片言慰其身後乎頑兒偶竊一名粗了諸生事於僕固無與也春氣甚融為尊人為道自愛不宣

弇州續稿卷二百